

# 猎人笔记

Hunter's Notes

〔俄〕屠格涅夫 著 桑卓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心灵  
甘泉

Oasis for the Soul



IEREN BIJI  
猎人笔记

[俄] 屠格涅夫 著

桑 卓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猎人笔记 / [俄] 屠格涅夫著; 桑卓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11  
(心灵甘泉系列)  
ISBN 978-7-5411-3585-9

I. ①猎… II. ①屠… ②桑… III. ①中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7802号

ierenbiji  
猎 人 笔 记

[俄] 屠格涅夫 著  
桑 卓 译

责任编辑 贺 树 ( 156364808@qq.com )  
责任校对 文 诺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邹小工/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 发行部 ) 028-86259303 ( 编辑部 )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 × 148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65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585-9  
定 价 22.00元

# Contents 目录

|                  |     |
|------------------|-----|
| 黄鼠狼和卡利内奇 .....   | 1   |
| 猎人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 17  |
| 草莓泉 .....        | 32  |
| 县城的医生.....       | 43  |
| 白茫草原.....        | 54  |
| 梅奇美人河畔的卡西扬.....  | 79  |
| 总 管 .....        | 103 |
| 管理处.....         | 120 |
| 孤 狼 .....        | 143 |
| 列别江.....         | 154 |
| 歌 手 .....        | 170 |
| 约 会 .....        | 191 |
| 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   | 202 |
| 车轮的响声.....       | 232 |
| 树林与草原.....       | 250 |

# 黄鼠狼和卡利内奇

从波尔霍夫县到日兹德拉县来的人，恐怕都会惊奇地发现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显著区别：奥廖尔省的庄稼汉身材并不高，背有点儿驼，气质抑郁，总是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简陋农舍里，给地主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着树皮鞋。卡卢加省的代役租农民就不同了，他们住在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里，身材高大，眼神中透着勇敢和愉快，面孔清爽而白皙；他们贩卖奶酪和柏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现在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于耕地的中央，靠近一个差不多成了烂泥塘的沟谷。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细瘦的白桦树，周围一俄里<sup>[1]</sup>内，一棵小树也看不见。屋子紧挨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草……卡卢加省的村庄则不然，大都被树林环绕，屋子格局敞亮方正，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整齐，也不向外倾斜，不会让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去卡卢加省打猎也很有吸引力。再过五年光景，奥廖尔省最后的树林和灌木丛林就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则与它相反，林地绵延数百俄里，沼泽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山鹑也还栖息在这里，忙碌的

---

[1] 1俄里等于1.06公里。

鹧鸪突然飞起，让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去日兹德拉县打猎时，在野外偶遇了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特金，他是个猎迷，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也确实有些缺点，比如，他曾经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婚，被人拒绝了，不准上门，便悲痛地向所有的朋友和熟悉的人大倒苦水，但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给女郎的父母；他喜欢重复说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鲁特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思，却着实从来不曾让人发笑过；他极力赞赏阿基姆·那希莫夫<sup>[1]</sup>的文章和中篇小说《宾那》<sup>[2]</sup>；他是个结巴，他把他的狗叫作天文学家，他把 **однако** 读成 **одначе**（俄语：但是）；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诀窍，据他的厨子说，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味道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汤里面放的胡萝卜，全都是菱形的或梯形的。然而除了这些屈指可数而无伤大雅的缺点之外，波鲁特金先生，如前所述，还算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鲁特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 he 家里去过夜。

“到我家约有五俄里，”他说，“走路过去是有点远，我们先到黄鼠狼家去吧。”（请读者原谅我没法表达他的口吃。）

“这黄鼠狼是谁呀？”

---

[1] 阿基姆·那希莫夫（1782—1814），俄国19世纪初叶的诗人，讽刺诗和寓言的作者。

[2] 《宾那》，俄国一个平庸作家马尔科夫（1810—1876）的小说。别林斯基曾经在他的一篇论文里严厉地讥讽这小说，称它为“呓语”。

“是我的一个佃农……他家就在这附近。”

我们就往黄鼠狼家走去。在树林中央平整并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耸立着黄鼠狼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构成的屋子，用围墙连接起来。正屋的前面，延伸出一个细柱子支撑着的遮阳棚。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修长英俊的小伙子。

“啊，费佳！黄鼠狼在家吗？”波鲁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黄鼠狼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道，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备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马车。再来点格瓦斯<sup>[1]</sup>。”

我们走进屋子。圆木制成的干净的墙壁上，一张苏兹达尔<sup>[2]</sup>的画片也没有贴；屋角里，在装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点着一盏长明灯，菩提树制的桌子不久前才被刮洗干净；原木之间和窗侧框上，没有灵活的黄蟑螂钻来钻去，也没藏着神情呆滞的黑蟑螂。那小伙子很快就拿着一只盛满上等格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子出来了。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子上了，身子靠在门上，然后带着微笑不时打量着我们。我们还没有吃完小菜，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头发卷曲、双颊嫣红的男孩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吃力地勒住一匹肥胖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费佳的六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黄鼠狼的孩子！”波鲁特金说。“都是小黄鼠狼。”费佳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

---

[1] 一种俄罗斯民间自制的清凉饮料。

[2] 乌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小城，当地出产手工木版画。

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黄鼠狼去城里了……留点神啊，瓦夏。”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快点啊，拉的可是老爷呢。不过，上土坡的时候要当心，走稳当点儿，不然，会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肠子！”小黄鼠狼们听到费佳的俏皮话都笑了。“把天文学家带上！”波鲁特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费佳兴冲冲地把那苦笑着的狗举到空中，放在车子里。瓦夏松了马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

“看啊，那是我的管理处，”波鲁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管理处现在已经撤掉了，”他边说边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这管理处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跑出来迎接我们。

“你好啊，米涅伊奇，”波鲁特金先生对他说，“哪儿有水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了。

“请尝一尝，”波鲁特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唔，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管理处里我卖了四俄亩<sup>[1]</sup>林地给生意人阿利鲁耶夫，很划算的价钱呢。”我们又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就开进主人庄园的院子里了。

“请问，”晚餐时我问波鲁特金，“为什么您的黄鼠狼跟您其他的佃农要分开住呢？”

“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屋

---

[1] 1俄亩等于1.093公顷。

子给火烧了，他就跑来对我先父说：‘尼古拉·库齐米奇<sup>[1]</sup>，请您允许我搬到您林子里的沼泽地上去吧。我会付高价的代役租给您。’

‘你干吗要搬到沼泽地上去呢？’ ‘是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库齐米奇老爷，请您不要派我做任何工作，至于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 ‘每年五十卢布！’ ‘好吧。’ ‘我可是不准欠租的！’ ‘当然，决不欠租……’ 这样，他就搬到沼泽地上了。从这时候起，大家就叫他黄鼠狼了。”

“那么，他现在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他现在付给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许还要涨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说：‘赎身吧，黄鼠狼，喂，赎了身吧！’可他这个滑头，咬定没有办法，说是没有钱……但愿别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们喝了茶，立刻又出发去打猎。经过村子的时候，波鲁特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所低低的农舍旁边停了车，大声地叫唤：“卡利内奇！” “这就来了，老爷，这就来了，”从院子里传出声音来，“我在穿树皮鞋呢。”我们的车子就慢慢地开了，开出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身材瘦长、小小的头向后仰起的人赶了上来。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处麻斑的脸，我一见就喜欢。卡利内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主人背猎袋，有时还背枪，去察看鸟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子，跟着马车跑。没了他，波鲁特金先生一步也迈不动。

---

[1] 波鲁特金的父亲，全名是：尼古拉·库齐米奇·波鲁特金。这里尼古拉是名字，库齐米奇是父称，波鲁特金是姓。仅称名字及父称而不带姓，是表示尊敬。所以庄稼汉可以这样称呼自己的主人。

卡利内奇是一个生性快乐、很温顺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哼着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蓝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薄的尖胡子。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拐杖。这一天他同我谈了好几次话，伺候我的时候毫无卑屈的态度；但是他照顾主人，像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难熬的炎热逼得我们不得不找寻荫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利内奇替我们打开了一间挂着一束束干燥香草的小屋，叫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往头上罩上一只有网眼的袋子，拿了刀子、罐子和没有燃尽的木片，到养蜂场去替我们割蜜。我们就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暖的蜂蜜，就在蜜蜂的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叨叨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半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刀子雕一个瓢。我欣赏了好一会儿他那像傍晚的天空一般温和而明朗的脸。波鲁特金先生也醒来了。我们并不急着起身。在长久的徒步和沉睡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愉快：浑身舒坦而疲倦，脸上散发出轻微的热气，甜甜的倦意让人睡眼惺忪。我们最后还是起来了，又去闲逛到傍晚。晚餐时分，我又谈到黄鼠狼，还谈到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一个老实的庄稼汉，”波鲁特金先生对我说，“一个勤劳的庄稼汉，可他不可能好好务农，因为我老是拽走他。他每天要陪我打猎……哪还能务农呢，您想想看。”我同意了他的话，我们就躺下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波鲁特金先生因为要与比丘科夫打一场官司，必须得进城去，我便一个人出去打猎，黄昏前顺路拐到黄鼠狼家。一个老头在

门口迎接我，他秃头、矮身材、肩胛宽阔而体格结实——这就是黄鼠狼本人。我好奇地打量着黄鼠狼。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高高的有疙瘩的前额，小小的眼睛，翘鼻子。我们一同走进屋子。前天见过的费佳给我拿来牛奶和黑面包。黄鼠狼坐到长凳上，淡定地抚着他的卷曲的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份的优越，说话和行动都慢腾腾，有时在长长的嘴髭下露出微笑。

我们谈到播种，谈到收获，谈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赞同，只是后来我倒惭愧起来，觉得我说的话不大恰当。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些走题了。黄鼠狼说话有时难以琢磨，大概是小心谨慎的缘故吧……下面便是我们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黄鼠狼，”我对他说，“你干吗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干吗要赎身？现在我和我的主人处得不错，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们的主人很好。”

“人还是自由点好些。”我说。

黄鼠狼斜瞟了我一眼。

“那是当然。”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黄鼠狼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儿……”

“黄鼠狼要是做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

语，“那凡是没有胡子的人<sup>[1]</sup>，就都可以来管黄鼠狼了。”

“那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啊。”

“胡子算得了什么？胡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还说什么呢？”

“也许黄鼠狼索性做了生意人，生意人生活过得好，而且也留胡子。”

“啥，你不是已经在做生意了吗？”我问他。

“不过是贩些奶酪和柏油……怎么样，老爷，要备马车吗？”

“你这个人口风真紧，有城府。”我心想。

“不，”我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附近走走，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就在你的干草棚里过一夜吧。”

“非常欢迎。可是你住在干草棚里怕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们替你铺床单，放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叫道，“娘儿们，过来！……费佳，你和她们同去吧。娘儿们都是蠢货。”

一刻钟后，费佳提着灯带我到干草棚去。我扑到散发着草香的干草上，狗在我脚边蜷做一团，费佳向我道了晚安，吱呀一声，门就关上了。我久久不能入睡。一头母牛走到门边来，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威严地向它狂吠起来，一只猪一直哼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终于打起盹儿来。

大清早，费佳叫醒了我。我觉得这个快活利索的小伙子很讨人

---

[1] 黄鼠狼所指的是剃掉胡子的绅士们，主要是官吏们。在屠格涅夫所描写的时代，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是严禁他们蓄须的。

喜欢，而且，看上去，他也是老黄鼠狼的爱子，两人常常很亲密地搭话。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道是我在他家里过了夜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由，黄鼠狼待我要比昨天亲切多了。

“茶炊已经给你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坐到桌子边。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媳妇当中的一个，端上来一罐牛奶。他的全部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家可真是多子多福啊！”我对老头儿说。

“是啊，”他咬下一小块糖，说，“他们待我和老婆倒真没啥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住一起吗？”

“是的。他们自己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在一起了。”

“都娶媳妇了吗？”

“就剩这个小淘气鬼还没有娶。”他指着照旧靠在门上的费佳回答我说，“瓦夏年纪还小，可以不急。”

“我干吗要娶媳妇？”费佳反驳他，“我就这样挺好。要老婆做什么？要来同她吵架吗，是不是？”

“嘿，你这鬼东西……我就知道你！你戴上银戒指……好一天到晚跟那些地主家丫鬟们鬼混……‘好啦好啦，不要脸的东西！’”老头儿学着丫鬟们的口气说，“我可知道你的心思，你这公子哥儿！”

“老婆有啥好处呢？”

“老婆就是干活的。”黄鼠狼认真地说，“老婆就是来伺候庄稼汉的。”

“我要干活的干吗呢？”

“不说啦，你就是喜欢不劳而获。你们这类人的心思我们都懂。”

“既然如此，那你就给我娶个媳妇吧。呃？怎么了！干吗不说话了？”

“唉，好了，好了，你这淘气鬼。你瞧，我们把老爷都弄心烦了。我会给你娶媳妇的，别担心……老爷，请你别生气。孩子年纪小，还不大懂得分寸。”

费佳摇了摇头。

“……黄鼠狼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利内奇走进屋子来，手里捧着一束野莓，这是他采来送给好友黄鼠狼的。老头儿热情地迎接他。我吃惊地望望卡利内奇，我实在想不到庄稼汉待人也会有这般“温情”。

这一天出门打猎，我比平时晚了约四个钟头。此后的三天，我都住在黄鼠狼家里。这两个新相识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知道凭啥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都无拘无束地跟我聊天。

我兴致盎然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观察着他们。这两个朋友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黄鼠狼是积极进取、精明强干的人，有经营头脑，是一个纯理性的人；卡利内奇与之相反，是属于梦想家、浪漫主义者、狂热而好幻想的人物之类的。黄鼠狼很实际，所以他造房子，积攒钱财，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关系融洽；卡利内奇则穿着树皮鞋，勉强度日。黄鼠狼有一个人丁兴旺、和睦的大家庭；卡利内奇曾经有过老婆，可是他惧内，而且孩子一个也没有。黄鼠狼看透波鲁特金先生的为人，卡利内奇则崇拜他的主人。黄鼠狼喜欢卡利内奇，常常罩

着他；卡利内奇喜欢黄鼠狼，也尊敬他。黄鼠狼少言寡语，脸上挂着微笑而工于心计；卡利内奇说话直接热情，却并不像伶俐的工厂工人那样花言巧语……但是卡利内奇有种种特长，这是黄鼠狼也承认的。例如，他念起咒来，就能止血、镇惊、愈疯，还能驱虫，他擅长养蜜蜂，手气也很不错，黄鼠狼曾当着我面要他把新买来的马带进马厩里去，而卡利内奇就一板一眼地、煞有介事地执行这位老怀疑家的吩咐<sup>[1]</sup>。卡利内奇与大自然亲近，黄鼠狼则与社会和世俗投缘。卡利内奇不喜欢高谈阔论，盲目地信任一切；黄鼠狼则眼光很高，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态度。黄鼠狼见多识广，我跟他学了不少知识。比如，我从他的叙述中了解到，每年夏季割草前，一辆样式独特的小马车就会开到各个村子里来。这马车里坐着一个穿长袍的人，卖大镰刀。若是现金，每把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sup>[2]</sup>至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倘是赊账，则收三卢布纸币和一个银卢布。当然，所有的庄稼汉向他买镰刀的时候都赊账。过两三个星期，这个人又出现，来收账了。庄稼汉刚刚收割燕麦，所以都能够付账，他们跟着这生意人到小酒馆里去，就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自己用现金把镰刀买进，然后赊卖给庄稼汉们，取同样的价钱；哪知庄稼汉们很不满意，毫无兴致。因为本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把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反复质问那奸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不大好吧？”——向地主买便没了这种乐趣。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有这同样的把戏，所不

---

[1] 按照迷信的说法，有些人的手是吉利的，会给人带来幸福和成功，因此常有人请他们用吉利的手来把新买的马牵进院子里、马厩里去，或者请他们安新的蜂场等等。

[2] 1卢布等于100戈比。

同的，这时候还有女人参与其事，有时弄得那贩子没有办法，不得不用拳头教训教训她们。但是最使得女人们吃亏的，是下面所说的事：造纸厂的原料采购生意人常常委托人去收购一种特别的碎麻布，这种人在某些县里被称之为“老鹰”。这种老鹰从生意人那里领得了大约两百卢布纸币，就出门去找猎物。但是他和那被推崇的猛禽完全不同，并不是公开大胆地来袭击，反之，这种“老鹰”却善于巧取豪夺。他把他的车子停在村庄附近的丛林里，自己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去，扮成一个过路人或者一个闲逛人的样子。女人们凭直觉猜到他来了，就偷偷地出去同他会面。匆匆地完成交易。女人为了几个铜钱，不但把一切无用的破布卖给这老鹰，常常连男人的衬衫和自己的呢裙子也卖给他。近来女人们更找到一种有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特别是“雄麻”偷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出卖。这么一来，老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拓展而改进了！但是庄稼汉也学机灵了，稍有点动静，一旦听到一点老鹰来到的风声，他们便立刻补救和预防。事实上，这不害臊吗？卖麻是他们的事，而且他们确实是在卖，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去卖要亲自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没有带秤，规定四十把作一普特<sup>[1]</sup>计算。可是，你们都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什么叫作一把，尤其是在他“使劲”的时候！——像这样的故事，我这阅世不深、在乡村没啥“资历”（像我们奥廖尔省人所说）的人，实在听到了不少。但是黄鼠狼不光是自己讲，他也问了我不少话。他知道我曾经到过国外，就一下子好

---

[1]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的名称。1普特等于16.38公斤。

奇起来。卡利内奇也不比他差，但是卡利内奇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大自然、山、瀑布、别致的建筑物、大都市的话题。而黄鼠狼所感兴趣的，是行政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有条不紊地发问：“他们那里也同我们这里一样，还是两样的？……喂，请告诉我，老爷，是怎么样的？……”“啊！哦，天哪，还真有这种事！”我讲述的时候，卡利内奇发出这样惊叹，黄鼠狼则不开口，锁着浓眉，只是偶尔说：“这在我们这儿行不通呢，这倒是不错，这个有规矩。”我不能把他的所有问话都讲给你们，也没这必要。但是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个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体现了俄罗斯人的优秀品质，这从他的改革中体现出来；俄罗斯人百折不挠地坚信他自己的力量和意志：他很少留恋过去，而是勇往直前；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统统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关心；他那健全的思想观念常常喜欢嘲笑德国人那枯燥的理性。但是照黄鼠狼所说，德国人是富于好奇心的小民族，他打算向他们讨教。黄鼠狼凭借他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实际上的独立，跟我谈了被许多庄稼汉们称作从别人嘴里撬不开、挤不出的话，那是用磨盘也磨不出的话。他的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他谈话，我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那淳朴而聪明的语句。他的知识，就他的身份而论，是非常广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利内奇却会。

“这浪子还会识字呢，”黄鼠狼说，“他养蜜蜂也很在行，从来不死。”“你让孩子们识字吗？”黄鼠狼沉默了一会儿，说：“费佳识字的。”“别的呢？”“别的都不识。”“为什么呢？”老头儿并不回答，转了个话头。不过，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许多偏执和成